V
B627.51
C362

V.3

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五

孝惠祖妣謚

夫自古及今凡開國　太祖與妣俱當以高帝高后稱之無敢與敵者故不加太字自此以下則有世代先後之別凡帝母之稱止曰皇太后所以別于中宮皇后也凡帝祖母之稱必曰太皇太后所以別於帝母皇太后也今　孝惠皇太后邵氏實　皇上祖母誠猶孝穆皇太后紀氏實　武宗皇帝祖母也　武

宗皇帝登極止尊　憲廟祖妣王氏爲太皇
太后不復加稱　孝穆皇太后紀氏爲
太皇太后者以　太皇太后王氏爲嫡尚在萬
壽之日實有所壓故也及　太皇太后王氏
崩逝之後於　奉慈之祭已宜加　孝穆皇
太后爲　太皇太后然而未之加者實當時
禮官未有以此請於　武宗皇帝乃禮之失
也今　孝惠皇太后同奉享　奉慈殿止稱
曰　皇太后似同於　聖母章聖皇太后之
稱實非　聖祖母之稱恐非推　獻皇帝追
尊之心也夫禮所以辨尊卑別嫌疑此一太
字之加決然不可少者也夫生當尊稱死當
追尊事死如事生禮一而已其　慈聖康壽
太皇太后王氏今配享　憲廟止稱曰
孝貞純皇后者蓋緣　太廟中　列聖同堂合
享一帝一后世代已明故生雖各有太皇太
后之稱沒若復俱以太皇太后稱之又恐混
於無別故如稱　純皇后者止宜槩以謚稱

之也今 孝穆皇太后 孝惠皇太后乃別
祀 奉慈殿非配享於 太廟中與一帝一
后者事理不同故自加稱 太皇太后乃見
皇上之祭 祖母也或諭稱 孝惠太皇太后
似有加於 昭聖皇太后殊不知 昭聖皇
太后自與 章聖皇太后爲等輩況 孝惠
已崩逝今加太字正別廟中世代之稱夫何
嫌哉臣等已與內閣楊一清詳議亦以臣等
之論爲是但云此出 聖意有未敢更臣等
謂此禮宜 命禮部具議請 上裁斷須得
與 孝穆皇太后一同加稱此實 皇上推
獻皇帝尊親之心補 武宗皇帝未行之缺典
此舉須待進書之後典禮大明與 章聖皇
太后示并加尊稱二字 詔示天下乃
皇上孝之大者也

叅救張寅郭勛大辟

臣等依奉會問得薛良本是刁徒初指張英名字在都御史畢昭處誣告張寅續張寅自訴方說是張寅名字俱行按察司李珏處審理薛良坐虛已將薛良照例問口外爲民張寅供明無罪釋放間適御史馬録到彼巡按有郭勛因與張寅舊識不知張寅在彼事已問明却寄書向馬録求解馬録因在　朝人多讐恨郭勛遂復根究此事而給事中常泰

乃山西徐溝縣人與張寅同處給事中劉琦
乃陝西洛川縣人見差山西審録刑部員外
郎劉仕乃陝西鄜州人與先年反賊何蠻漢
同處俱妄說我知得根因遂將張寅作李福
達臣等查得山西解來崞縣成化十八年黃
冊内有李福達名字彼時方年七歲至弘治
二年王良李鉞謀反時李福達方年十四歲
尚未出幼至今嘉靖六年李福達方年五十
二歲今張寅已年六十七歲鬚髮俱白何得
以張寅即李福達也葢因陝西弔來反賊何
蠻漢卷内有李伏荅名字又有李五名字遂
妄指張寅是李伏荅將李伏荅改作李福達
又云即李五劉琦又將李五改作李午推厥
所由起於馬録陷害郭勛成於常泰劉琦劉
仕黨助馬録既而所在大小衙門官員俱聽
從上司主使遂成大獄幸賴　聖明獨斷於
上多官公審於　朝事皆裝誣人各輸服當
夫禮樂之典而復致刑罰之中眞可謂

大聖人之所作爲者矣但其間情節詭秘須得
明白開報候取各犯歸一供詞具招奏　請
外今據該道該司卷查得嘉靖五年四月二
十六日該戸科給事中鄭一鵬題稱訪得張
寅情罪深重乃知勛之罪有不止於專横者
勛明知張寅係謀反殺人首惡自宜覺發爲
國討賊乃與之往來交結等因奉　聖旨該衙
門知道欽此本年六月二十日該給事中劉
琦題稱妖賊名李午葢午四正之時正陽之
位也改張寅葢歲首建寅人生於寅之意也
求討書信者即是知情黨類受囑者意圖賄
賂等因奉　聖旨這事情着撫按官從公查
勘上緊歸結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二十四
日該大理寺右評寺杜鸞題請李午來洛川
縣倡誘爲亂一旦事發攻城殺人官兵敵敗
又先遯走變易姓名改爲張寅等因本年八
月二十四日該南京浙江道御史姚鳴鳳題
稱張寅之妖賊世所罕聞也在法誠所必族

等因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本年九
月二十日該南京廣東等道御史潘壯等題
稱張寅天下皆知其爲李午李午天下皆知
其爲謀反人也乞將張寅寘之重典郭勛解
其兵柄等因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又該給
事中劉琦題稱張寅原係李午改名即先年
反賊李鉞之黨充軍人李福達也郭勛論爵
雖在八議據罪實犯十惡誅之何疑等因本
月二十六日該兵科給事中程輅題稱張寅
即李午又名李福達正德年間售妖術以誑
庸愚起家千石假讖記以危　宗社綿黨萬
餘伏望嚴　敕所司更加訊鞫等因本日又
該給事中王科題稱郭勛交通反賊李午即
李福達改名張寅者明受賄賂暗學妖法等
因本月二十八日該給事中沈漢題稱張寅
即李福達以妖術惑衆攻城殺人郭勛交通
反逆乞依律究問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二日
該掌山西道事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一名會

本題稱李福達即前日之張寅也既已伏誅逆黨郭勛决無可赦之理　陛下置之不問竊恐溺愛之弊啓于前而害政之隙開于後也等因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本月初五日該刑科給事中張逵等二十五名會本題稱李福達以妖幻之術誑誘愚民稱兵犯順僭號攻城郭勛爲之饋書遠囑詭詞稱寃黨叛逆而悖君父等因奉　聖旨李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千戶一員前去提弔始末干證人卷來京問理彼處還差人護送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日又該給事中秦祐題稱郭勛交結妖賊反形已著蔑視　國法貫惡已盈乞　敕會問等因本月初六日該給事中常泰題稱李福達誘兵犯順變易姓名已逾多年今幸就獲向使郭勛之計行反賊之繫脫一旦鼓其黨衆雖赤勛之族無益矣乞追交通等因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嘉靖六年二月初一日刑部員外郎劉仕題稱李

福達元惡以妖術遠遯易姓名爲張寅郭勛恐李福達事敗招出交結之私乃敢昧理壞法比亂崇逆作書囑巡按御史馬錄欲脫今日李福達之罪掩前日往來之非乞將李福達父子磔於市曹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初三日又該給事中常泰題稱李福達果有寃抑李大仁與其母妻子姪具在何乃潛藏觀望無一人親自出官奏辯即此觀之虛實可知又訪得李福達逃死黨二十餘人潛隨大仁專探消息等因奉　聖旨李大仁等人犯著緝事衙門巡城御史上緊密切差人緝拏務要得獲同李福達併問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南京河南等道御史戚雄等題稱李福達之兇焰上至撫按下至輿皁莫不知之莫不惡之勛何人乃獨不惡乎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各等因到臣等參照常泰劉琦劉仕三人聲勢相倚兩省趨承乃敢挾私彈事左使馬錄殺人故藩臬畏

之遂肆鉗網之慘法司畏之寧違出入之條人所不容法實難貸工科等科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大理寺右評事杜鸞南京浙江等道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亦各誣同妄奏助成姦惡致蒙　俞允將張寅全家處死而刑科右給事中張逵掌山西道事御史高世魁方幸張寅之就死地得誣郭勛之與逆謀率衆聯名同聲駕禍張逵等凡二十五人高世魁等凡二十一人止宜罪其爲首以警其餘除馬錄劉琦已奉　旨拏問鄭一鵬先因考察言官事已責發爲民外再照王科秦祐沈漢程輅杜鸞姚鳴鳳等各肆其姦宜均厥罪潘壯戚雄雖率衆妄奏止南北同風而已若張逵之掌刑科凡張寅四次奏訴俱故爲叅駁高世魁之掌山西道凡張寅奏訴俱故爲立案不行刑部山西司郎中司馬相妄引王豸事例將張寅文卷故意增減誣上行私莫此爲甚以上各官俱屬違法相

應參究又照得　朝廷設科道官本爲明目達聰繩愆補過使姦宄不行賞罰必當也今遴選非人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意橫行殆非一日是以豪傑喪氣忠勤易心壞亂紀綱顛倒法度遂致言路壅塞忠告不聞下積人怨上干　天和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伏望　聖明大奮朝綱聿彰國法將常泰劉仕王科秦祐沈漢程輅杜鸞姚鳴鳳潘壯戚雄張逵高世魁司馬相共一十三人宜付之法通行究問仍會同多官從公依律議擬以差定罪不然則脅從大臣俱已逮繫于獄朋謀小臣猶得趨蹌於　朝紀綱法度將蕩然矣何以畏天下而服人心也孟軻氏曰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乃今日之謂也此固　國朝之所未見經史之所不載者也惟聖明念否極開泰之機求更化善治之要早賜斷決焉

請減馬錄罪疏

臣伏承

皇上以犯人馬錄所起寃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掌三司無敢輕重　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逃一應在繫人犯俱蒙　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重議擬者葢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由是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救馬錄一人之生特以未決之張寅猶可以宥

當死之馬錄若擬以奸黨之條則太重擬以
故入人死罪未決之條則太輕故在馬錄相
應處以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　赦不宥是
得刑之當也古者刑人屏之四方唯其所之
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臣等愚昧以爲必置
馬錄死地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其禍
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死猶死
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罪之當則天
下咸服矣伏乞　聖慈矜察

嚴禁約

臣竊惟內閣之官任輔相之責未有已不正
而能正君以成天下之治者也臣愚誤蒙超
遷濫居輔導位重而才弗充　恩優而心益
懼夫古之所謂大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而已臣自寅入於朝終申而退正當閉門靜
坐以盡補過之思奈何近來公私交接習俗
已成既涉嫌疑且疲精力而況內閣之官處
幾密之地尤不可不自慎愛者也臣平生之

志不在溫飽今以身許國安復有家茲凡各
衙門事務在臣當與聞者止應議於公朝不
得謀於私室如有賢士當接及以善言相告
以廣忠益者自宜禮見公署其有候門投送
私書兼行饋謁者乞　敕緝事衙門訪捕拏
問又臣二親俱背一子自隨但籍屬頗衆亦
當預防宋范質爲相嘗有戒子姪之詩臣已
刊示仍恐間有未能體臣之心遵臣之訓者
有司當繩以法勿得容情謹候　命下之日
本院轉行原籍禁諭庶得杜絕敝風保全名
節以自加繩愆弼違之功以服膺
皇上忠良貞一之訓也臣實不勝惓惓之至

嚴禁約除館選

昨臣具二疏一爲嚴禁約以全清脩事一爲
革貪風以隆聖治事切見近年內閣官大
肆貪饕所以庶司百僚公行賄賂掊尅誅求
以致民窮盜起此在今日之大弊所當急爲
嚴革者也夫宣德流化必自內閣始內閣官
必自臣始伏乞留神省覽前疏嚴旨省
諭敕緝事衙門每日訪捕臣之私門如有
各處投送私書兼行餽謁者卽行拏問又近

來爲京官者其族屬多有恃勢陵轢鄉里侵
削平民禁約亦當自臣家始如此則在內閣
之官門地既清庶使百僚無所投托一應贓
吏有犯必敗自無敢誅求小民矣宋岳飛嘗
言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惜命則天下太平夫
能使文臣不要錢則公法無撓武臣效義誰
敢惜命天下不日太平矣又　聖諭令內閣
再嚴加選擇翰林官并將庶吉士除遣不須
教養此破奸黨第一要緊事也臣以此輩心
切奔競口尚乳臭固不應處之翰林而科道
言官又豈可不更事者居之況　舊例教養
三年成畢方得改授今　皇上本以此輩不
堪教養早爲除遣安可一槩照依三年教養
成畢之例授官是　皇上欲退之內閣反進
之何歟臣不得諍之于同官固得諍之於
皇上也前承　聖諭以臣當堅持正道不可避
難故自當委曲處之有如此者古人謂入則
面爭於君退而不失其和臣愚以此輩庶吉

士既不堪教養相應照原甲第除授部屬州縣等官而翰林科道官決不應除授也如此則將來庶吉士之選必無營求幸進者矣

疏惠通河

臣聞儲積天下之大命今京師儲積半在通州甚非所宜也嘗聞正統十四年北虜入寇迫近京師彼時戶部尚書金濂兵部尚書于謙以通州儲積米多慮爲北虜所據困我京師令軍民搬運入京首一日令運得二石者以一石入官一石入己次日令運得者俱入己又次日搬運不及縱火并積草焚之使虜無所得此通州儲積已然之明患也今通州

至京師不過五十里其河道經元郭守敬修
濬今閘堰具存我　太宗皇帝時嘗設置防
守欲興復之未遑也又臣早歲嘗讀成化八
年會試策內有云京城至通州地形高下纔
五十尺以五十里之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低
何所不可苟有任事之人有見遠之畫濬甕
山濼以蓄西山諸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
歸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以謹其濬治一勞
而永佚暫費而大蠲未有不可也可見當時
經國大臣亦論及此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
銳建議開修此河　憲宗皇帝命戶部侍郎
翁世資工部侍郎王詔督理而河道開通運
船俱曾至京城外大通橋矣適京師有黑眚
之異而權豪射車輛之利者乃鼓動浮言以
爲開河所致因復阻歇識者恨之今　聖明
爲　國家深長之慮復欲開修此河以臣愚
論之因仍舊道不甚費事況一舟之運約當
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入京如

此庶儲積盡在京師而根本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此惠通河之開修誠不可已者也桂萼所論欲開三里河事宜亦莫非爲　國之心但開修惠通河則事省而見效易開修三里河則費廣而見效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臣與萼已面論之萼云采諸人言葢將以備　裁擇非敢必於行也惟

聖明諒之

論館選巡撫守令

臣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伏承

聖諭謂昨卿云翰林須選一番好者補任朕念深宮所居何由得知某賢某不肖須卿密預告朕疏名以聞方可簡授臣嘗聞胡世寧爲兵部侍郎時上議云翰林春坊等官清要之職　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

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
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
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等職是皆惟才所宜
不拘內外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
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授天下
不無遺才合宜遵復　舊制不拘內外郎官
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衆者許大臣言官論
薦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儲卿
輔之望矣臣切惟今日翰林春坊等官俱以
締黨忘　君爲心雖稍有文才者亦終不足
賴　皇上令其一切外補要地誠得一清然
非眞得文行器識遠過此輩者充補其何以
備今日講學儲他日卿輔也當必惟才所宜
不拘內外如胡世寧所議則得人矣今臣之
所知者雖有數人然見奉　明旨著吏部會
同禮部都察院精選臣當會桂萼胡世寧等
密加審擇必皆眞知其人可用然後敢疏名
上　請如未遽盡得其人且先擇補數員後

以次擇補宜無不可孟軻氏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言慎之至耳況此官選擇尤當加慎者也又承　聖諭謂今所用人在內似可而在外若巡撫者乃重任也其尤重者兩廣湖廣西邊之地乃緊要也用當此任者須要好官以保吾民臣又嘗聞胡世寧議云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　敕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翺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爲　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

中在外左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叅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内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　敕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爲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勞深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戸部尚書不爲躐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修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計又云各處緊要兵備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内推舉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此方其任内事務不許他官攙越如兵備官所管有司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要就委其提問不許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久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

年勞深著者推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臣切惟西北沿邊防備多在巡撫官東南防備多在兵備官若不久任則居此官者日望陞遷如同傳舍吏不知畏民不知懷則何益哉近年巡撫之官止爲各處布政使按察使府尹等官遍遷之路如劉文莊嘉靖三年六月內由河南布政使陞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尚未到任本年八月內又改河南巡撫尋又改回本院管事王軏嘉靖三年六月內由順天府尹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到任未及數月四年八月內又陞工部侍郎何詔由福建布政使嘉靖四年六月內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六月五月內又陞工部侍郎黃衷由雲南布政使嘉靖三年八月內陞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本年十二月又改湖廣巡撫尋陞工部侍郎至於兵備官亦多如此難以悉舉夫一官而連年陞遷一人而數處更易責其能完固邊防撫安

百姓決未之有也乞　敕吏部會同戶兵二
部將巡撫及兵備官如胡世寧所議通行選
擇推補然後責之久任則得人矣又承
聖諭謂牧民最親於治民今天下之民有未安
者亦或風俗薄惡禮教不明所以前日桂萼
言之此風俗不美固是朕德化未行以致而
前旨已着行萼所條列恐所在官司不肯遵
奉輕視爲常不但治化不臻抑且朝廷旨意
徒勞筆札耳今當何處以安我　祖宗之赤
子特與卿計可詳具聞之臣又嘗聞胡世寧
議云知府知州知縣皆親民之官使非其人
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
所以自古國家愼重此職　國初取中進士
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
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
所以得人且又立爲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
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
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卽陞侍郎胡儼由知縣

即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爲此官弘治初年又
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所以民受實
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
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覔得錢以防速退
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
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餓死
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令在京堂上官於
京官七品以上官內在外五品以上官內保
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於參議僉
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
預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
官州同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於州判官
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
堪任知縣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己
之操有處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
後有不稱舉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
到任之後察其奉公守廉而不盡心民事才
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貪酷罷軟者

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
上者即陞四品京堂并布按二司長官次者
照常陞叅政副使等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
叅議知府郎中僉事次者照常陞員外府同
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
文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
體者選爲科道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
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超擢府州正職
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民
受實惠地方雖遇凶荒盜賊可保無虞矣臣
切惟守令之官例必於三年朝　覲考察乃
加進退夫掊尅在位殘害百姓雖一日有難
容者可待三年乎歐陽修曰牧羊去其狼未
爲不仁人此意可推也然自古中世君臣多
是優柔太過遂至法弛而人玩奸生而盜起
此臣愚所爲慮者非一日矣今　皇上念及
於此誠爲中興之至要也然亦只在選擇守
令而已守令得人則奉公守法　皇上德澤

必能下究無阻隔矣乞　敕吏部參酌胡世寧所議即將府州縣正官通行查選必得其人然後可責之久任而僚屬有所視效矣至於令行禁止尤在都察院而已夫都察院所以掌法於內者也巡撫巡按所以布法於外者也今胡世寧掌都察院事庶爲得人然臣猶恐其年力向衰伏乞　皇上嚴旨奬勵使憲綱之地無或少弛昔唐韋思謙爲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

鶚鷹鸇豈衆禽之偶乎宋杜衍爲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

國朝顧佐爲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貪墨不法許穿緋衣當　御前面加糾舉就行拏問故都御史允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舉大臣莫不股慄今此職不舉故大臣無忌憚朝多貪墨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掌院官必在得人始能倡率撫巡揚勵百司其守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者撫巡官即按之無貸撫巡官一

有不奉法者掌院官即按之無貸則法無往不行矣凡此皆祖宗致治良法特廢墜耳信能講而行之皇上復何慮旨命徒勞筆札復何慮祖宗赤子有未安耶惟聖明采納焉

議重團營

伏承聖諭今所當務止要整飭邊備以威禦夷狄重究贓官以雪伸民寃此朕所在懷也欽此臣嘗聞宋岳飛有曰文官不要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皇上斯言其眞治平之要乎臣又聞張齊賢有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之道未有不先根本者也今京師

根本之地也營伍空虛武備不修此第一可
慮之事也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嘗設立十
二團營之法最爲緊要日久漸廢莫之修舉
正德年間江彬用事乃引宣府大同榆林遼
東地方邊兵日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
團營之法益大壞矣近年大同軍士作亂實
因邊方知得京師營伍空虛遂敢如此肆志
而謀　國大臣亦遂姑息養亂唐藩鎮之禍
恬不知鑒此誠可痛心者也今年春北虜擾
害宣府地方欲選京軍征勦團營額設十二
萬人及選不得滿二三萬推厥所由蓋因承
平日久而權要之家多將强壯之兵佔爲私
役間有爲影射者不過疲羸之人而已夫戶
部食糧冊籍十二萬人不闕一名而選兵乃
卒不及二三萬京營空虛一至于此設有倉
卒之變將何以爲備也臣每與楊一清議及
深以爲慮而一清亦切欲如法修舉特患未
得人耳茲伏蒙　皇上將御用監太監張永

起用責之提督團營誠爲得人伏乞　命一
清同臣等備將團營之法開陳　上請仍查
照先年事例添設尚書或兼都御史職銜與
張永內外協同提督盡將權要私佔軍丁清
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于十二萬數內
又當量爲精選以備先鋒至於每營總兵叅
將等官必須遍擇四方老成知兵宿將爲之
不宜專以侯伯膏粱子弟濫充仍戒不得剝
削軍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
之日常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即奉　命啓行
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充實
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謹將于謙原
奏設立團營緣由并添設尚書舊例隨本開
具

論木星

臣按乾象五星之行皆距合於日以爲遲留伏逆如木星與日合度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則遲而留遂逆行矣逆行漸速而遲而留又順行乃更與日合木星每歲經一次每退必十數度具有成法臺官可問也臣按曆嘉靖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木星留井二十四度至十月二十二日木星逆行今年正月二十六日留井十五度二月二十一日順行矣嘉

靖五年八月十二日木星留參一度至九月初七日木星逆行十二月十二日留畢七度嘉靖六年正月初六日順行矣其進而順行退而逆行皆天道之常也或謂井爲天子之府故木逆行留守於井其應云然臣又按正德十年九月十二日木星留井二十度至十月初六日逆行次年二月始順行又遡求於前弘治十六年十月木星留井十五度而逆行至次年二月始順行此皆木星逆行留守於井弘治四年冬木星亦逆行留守於井成化十五年冬木星亦逆行留守於井皆無他故也臣又按象緯之書曰木歲星也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今皇上正禮儀制法服乃所以存仁也脩貌也何逆之有又曰木星與土合爲內亂爲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令木星躔井水星躔斗牛及女相隔之遠凡六次實未嘗合也又曰井爲天之南門黃道所經

爲天子之亭候王水衡事法令之所取平也
王者用法平則井明而端夫井木宿也嘉靖
六年五月至九月木星又順躔焉井明而端
矣此固欽明大獄之徵也臣先嘗聞人言果
驗矣又曰歲星進退如度主奸邪息若有變
色亂行主無福又曰井日月食五星逆犯主
大臣謀亂兵起又曰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
遲速應曆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曆錯
度而失路贏縮者爲亂行有革政饑亂之禍

由是言之則遲速順逆者五星之常度也惟
合散犯守陵歷鬬食贏縮等變斯應凶斗耳
蓋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寸以內光芒相
及曰犯居其宿曰守相目而過曰陵經之曰
歷相擊曰鬬星月相陵曰食失次上二三宿
曰贏失次下二三宿曰縮吉凶各以類應不
可誣已馬端臨曰後之星史不此之察猥見
其差近遂譸張以爲變此所以繁褻不驗信
斯言矣臣於乾象雖未之觀也載考嘉靖六

年七年欽天監五星曆見存可證者如前所
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木星留井十月二十
二日木星逆行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木星留
井二月二十一日木星復順行此眞見天道
之常臺官已具之曆原非爲異也而今乃爲
言如此何哉夫考之象緯之書已如彼考之
星曆又如此　皇上誠以臣言詰問臺官今
日木星退行應曆度歟變色歟亂行歟果有
所謂合散犯守等變之異否歟想其說必窮
矣如此庶有以防譸張之說以解煩褻不驗
之惑也雖然昔王安石相神宗嘗謂天變不
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卒致天下大
壞今臺官占解謂但有更　舊制者願勿納
之斯言可采固有不待徵之於天下者也臣
嘗具奏備述告臣蕚臣韜輩語曰　祖宗法
度不可變改只在修舉廢墜而已若故爲過
高之論不可行之事紛更法度吾雖死不敢
苟同也又曰臣觀天下之事修舉與紛更大

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相遠　皇上前日清
翰林科道等官是修舉　祖宗之法昇平之
基也或有不察多爲過高之論難行之事是
紛更　祖宗之法生亂之媒也又曰宋王旦
在眞宗朝爲相會天下無事愼守祖宗法度
無所變改史臣稱之神宗相王安石王行新
法遂至天下大壞實明鑑也又嘗蒙　皇上
覽納亦旣交相戒飭矣今　皇上勵精求治
乃於愼選翰林科道之後仍復團營等事實

皆修舉廢墜未嘗有所更張也　聖諭謂人
事有差　天必預示之欲圖改耳今尚無所
更之者恐奸狡者借口耳是誠或有之夫臺
官占奏固其職之所宜果如昨日之解乃專
歸咎更變葢實欲陰壞嘉靖維新之治疑未
必無所受也　皇上察之宜也司馬光曰人
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
蔽矣仰惟　皇上聰明睿知邪不能蔽守成
業以致盛治端有在於茲者矣夫人君之

心與　天相爲流通　皇上敬　天法　祖
無間然者此尤宜自信也孔子曰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臣近於謠言嘗亦得聞一二雖
未悉其詳然觀其立詞造意實出奸狡邪徒
非庶人也其在于今頌　皇上之德者固庶
人之心也天下之公也爲訕誹之詞者乃邪
徒之心也一已之私也孟軻氏曰得乎丘民
而爲　天子邪徒之言最爲流毒故周禮有
造言之刑　律文有妖言之禁其風誠不可
長也夫既已訪獲矣必須眞得造意之人則
懲一戒百庶幾一道德而同風俗矣

聖諭　永淳長公主好尚佛氏大抵佛以虛
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靖神不改
受形生時所行善
精神以

絕佛教

承

聖諭　永淳長公主好尚佛氏大抵佛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誇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故王公貴人最先好之非　皇上聰明天縱之能崇正闢邪如是耶　聖諭欲上書進奏　聖母請訓長公主誠禮之當然也夫

聖母之信崇此教亦不過欲祈福壽而已臣嘗
誦唐韓愈上憲宗佛骨表有曰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
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
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
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
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二十八歲帝舜及
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
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
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
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
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
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
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

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
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
矣臣願 皇上采韓愈之言著爲幾諫上奏
聖母委曲積誠不一而足 聖母慈意必無不
回 聖母意回必以 諭長公主而 皇上
又自諭之未有不歡然同歸于道者也其他
一切誑誘羣小亦須禁戒使無營惑至於謝
詔尤宜責教書官定以課程示以趨向庶其
德器日有所就也 聖諭帝王以齊家爲先
而後親族化之天下又化之大哉
皇言其盡之矣

皇言其盡之矣

請宣諭內閣

竊聞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傅周召後世無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

相之祖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臣嘗因脩省已爲　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汚穢青史而楊綰之介人到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　太祖高皇帝懲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　太宗皇帝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顧問而已至宣宗朝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變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鈔沒家資鉅萬此非招權納賄何以致此況其他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汚無恥習以爲常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外交通賄賂故每爲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入閣例以日期爲先後以官職爲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

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
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
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習爲常甚至
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
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
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
挾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
此者乎以此爾我和同彼此行私無所諱忌
如吏部行取某官必某主張某人然後行取
且得即選科道引爲私人又每張主某人陞
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爲取
討或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爲國求
賢之心絕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窩買窩
某主張某客商戶部莫敢不從甚至令家人
子弟合夥爲之爲國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
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
從甚者敗績僨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
遍來鑽求爲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

不一而足夫我身既眞有百孔千瘡無恠人之千言萬語敢復辯明也哉若一辯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訐者但得　天恩寬容委爲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矣由是以衣冠盜賊之蓄爲禽獸營養之資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弗顧也然復有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直陰爲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於人者特以代言之官能播弄　朝廷之威福耳非眞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　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臣本草萊之人原無台輔之望然爲國報　主之心根於愚衷始終不敢少懈者也故臣自　簡命內閣一切陋習竊欲革之而未之能焉已嘗奏請嚴私門之禁絕請託之交凡臣之所不爲皆彼之所不便也

故必鼓動讒口設爲陰擠之計不陷臣於危疑之地不已也　皇上試召吏部官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某官陞某官爲私人開僥倖門壞　祖宗選法否乎召戶部官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鹽引賣窩買窩爲奸商作盜賊主壞　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官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某鑽求將官任某鎮某鑽求將官任某營壞　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今　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爲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　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　聖明嚴加宣諭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以欺君毋設險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己以縱讒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

正大之心處之論公者然後擬　旨間有執
私壞法公論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
上裁閣中所進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
許揑名妄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
通賄賂敗壞法度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
畧重纔重則無君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覆
轍爲可鑒也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
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讒
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下副民望不然
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
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重制誥

臣切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　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敭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　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　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

者卒使　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
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　聖明之世可使
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辭哉伏乞　敕下內閣自
今以後凡爲　誥敕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
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
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議纂修明倫大典恩賞

夫　大明會典共書一百八十卷纂修諸臣
積功四五年而後成夫儒官纂修猶禮官講
禮刑官明刑皆供常職而已自來俱因內閣
官自要寵利亦藉此以結私恩至今因循成
此宿弊未能釐正也今　明倫大典實一
代盛制皆出　聖明指授裁正臣供編纂之
職亦不過因舊奏刪削鋪敘成卷其間謄錄
止是儒士梁天錫等五人翻閱案卷止是辨

事吏倪標等四人此外誠未嘗有効勞者也
稿完之後　制誥兩房謄錄官員每一人止
分寫三四十張而已且彼已虛受廩餼一年
有半功未足以償十分之一昨照脩　大明
會典擬進如王應芳以序班進中書舍人則
陞四級岳梁以評事進主事則陞二級故兩
房官互相爭攘以此在外昔年托附議禮之
輩如錦衣衛輩職總旗聶能遷今已冒陞指
揮僉事考察黜退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今已
復職敘用於心尚未滿足連日呼集朋類聲
言兩房寫字官有何功勞今反陞官我輩講
禮却不陞官臣謂此輩俱於禮成之後希圖
僥倖席書嘗謂若濫叨　恩典眞爲此輩開
一賣官局有汚　典禮斯言誠是也若不早
爲防閑區處則此輩將奏擾無已矣夫
皇上欲尊此　大典不吝恩賞恐施　恩過濫
甚非所以重名器尊斯典也伏願　聖明俯
賜　裁擇宜參照纂修　恭穆獻皇帝實錄

事例量加　賞賚甚則不過通行陞俸一級
足矣如此則彼奏擾之徒庶無所藉口也夫
纂修陞官實內閣因循宿弊　皇上今日正
當清革而釐正之者也臣備員于茲不敢不
言況臣等三五臣等受　恩寵已極盈滿
皇上欲正　恩典正當自臣等始若復濫及在
臣萬不敢受何也蓋遷陞太驟清議難容天
下後世恐未免疑　聖恩有所偏重其爲
大典之累也亦深矣臣又竊念年前兩次　頒
詔禮實未正俱廣　恩例實由誤禮之臣假
此要結人心及禮定　廟成之後顧乃於
推恩之典一莫之舉天下人心誠不能不有望
於　聖明者也今當　大典進呈之後既有
敕旨以聲誤禮之罪宜有　恩例以廣推恩之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獨以應得　誥命
錫臣等數人恐　恩亦偏矣臣愚區區忠懇
之見如此惟　聖明察焉